

遊子

太武山下漫無邊際的麥田，散發著清新的麥香，與佇立在路旁的木麻黃，安靜地看著為了生活離開的遊子，踏向未知的旅程，也靜靜地等待著，何時才能再次看到他們歸來身影。

金門列嶼坐落於九龍江口，與廈門遙遙相望，自古以來土地貧瘠，不利農耕。自明代以來，經歷兵禍，於是為求溫飽的金門人，只能向外發展，離開家鄉與親人，在外漂泊。

至此，遊子們的故事就此拉開序幕。

早年金門人離鄉打拼大多是前往南洋，這群遊子，也就是落番客。經過廈門轉廣州前往南洋諸島，稍有積蓄則返鄉娶妻生子，而後又隻身一人再赴異鄉，來來去去，直到事業有成，榮歸故里，落葉歸根。但大多數的遊子都無法如此順遂，於是除落葉歸根外，也有落地生根，在地茁壯，形成特別的僑鄉文化。如此的歷史氛圍下，家中長輩自然也有落番的案例，有的歸來，有的他鄉成為了故鄉，在地生根，在那裡開枝散葉。

現今在大環境下，工作與求學的原因，年輕一輩紛紛來到台灣打拼，常常只有在年節時候才能與父母家人團聚，雖然現今的交通與通訊的發達，但是年邁的父母獨守老宅望著空蕩蕩的門口，無人陪伴的寂寞，遊子們又知多少。但是遊子心中的鄉愁又有幾人知曉。

而我的父母便是高中畢業後便來到台灣打拼的遊子。

由於幼時曾在金門生活，所以即使身為旅台二代，我對金門的情感依舊是十分濃厚。那是無法言喻的感覺，是種無形的連結，聯繫著我與金門。

記得高三那年過年阿嬤看到我們回來，開心的打開桌罩，頓時香氣四溢，滿桌的菜餚早已準備在桌上，那是阿嬤早起特地烹調的菜餚，無須解釋便證明她對於我們回來的期待。但是在要回去的前一天，我獨自跟阿嬤在聊天時，阿嬤卻無意間說了一句：「明天就又只剩下我一個人了。」此時我腦中閃過了幼時與阿嬤、阿公在金門生活的景象，跟阿嬤在菜園走動，坐在阿公的肩上看著他們演奏南管。但在阿公過世後，阿嬤一人守著古厝。剎那間我感受異鄉遊子及故鄉家人的相思之情。

家人牽掛著遊子，遊子又何嘗不是心繫著家人。

今年清明是我求學以來首次回鄉祭祖，而清明時節適逢金門霧季，航班大亂，體驗了有家而歸不得的窘境。在掃墓時，到了阿公以及外公的墓前，眼前一片模糊，淚水盈眶，淚珠從我的臉頰滑落，情緒難以平復。他們走時我還懵懵懂懂，現在才明白，即使是在親近不過的人，在生死大限來臨時，就此天人永隔，而在外的遊子，無法見到親人的最後一面，成了遊子一生的遺憾。

逝者已逝，生者如斯。悲傷並不能停留太久，壓抑住心中的酸楚，遊子又繼續踏上前往異鄉的路途。

時間悄悄的流動，家鄉的小麥依舊搖曳著，但是遊子們的故事卻還沒結束。高聳的木麻黃仍然站在那裡，等待著遊子們歸來與他分享在外闖蕩的故事，但又有一群遊子的故事正逐漸展開。